

# 《哪吒之魔童闹海》：让世界听懂东方价值的现代回声

曹文润

今年春节不同寻常，中国电影市场发生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与好莱坞超级英雄大片《美国队长4》狭路相逢，同日上映，其结果是《美国队长4》中国首日票房仅获3824.1万元，《哪吒2》则成功突破百亿票房后继续保持强劲势头，一路高歌猛进。这部现象级作品不仅拿下中国影史总票房、总观影人次的双料冠军，截至2月18日，以超过121亿元的累计票房成绩，位列全球票房榜第9名，创下电影奇迹。

在这场注定迟早会发生的对决中，由饺子编剧并导演的《哪吒2》，不仅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神话的解构与重塑，更在代际审美差异中架起桥梁，将中国动画推向文化输出的战略高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动画工业的崛起，更是一场关于文化觉醒的全民宣言仪式。

## 萌化策略：颠覆传统神话的神话重构

20世纪60年代的国产手绘动画电影《大闹天宫》以金石篆刻般的传统美学震撼世界，而数字时代的《哪吒》系列则借助Blender等开源软件，用萌态可掬的数字化笔触重构神话。其所采用的动态捕捉技术赋予了传统美学新的生命维度：混天绫的粒子特效既保留丝绸质感，又增加流体力学视觉冲击；皮影戏的镂空技法转化为三太子机甲纹样；山河社稷图的泼墨场景，通过3D渲染实现“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体验。

当《大闹天宫》里那只目光如炬的美猴王化作哪吒额间的莲花印记时，中国动画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场颠覆性的美学转向。《哪吒2》的创作者将传统年画中圆润的线条基因与赛博朋克的机械元素杂交，让三头六臂的哪吒蜕变成手揣裤兜的朋克少年。这种“萌化”策略绝非简单的审美降维，而是深谙儿童心理的视觉攻心术：哪吒肉嘟嘟的脸颊藏着上古神力的反差萌，混天绫化作智能武器的科技萌，太乙真人川普口音的方言萌，共同构成新一代的文化符号矩阵。

《大闹天宫》与《哪吒2》这两座相隔半个多世纪的美学高峰，共同勾勒出中国动画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进化轨迹，使萌态美学成为全民可参与的文化实践。据相关统计，影片上映后，相关衍生品销量已突破5亿元，证明这种采萌美学已成功突破次元壁，正在成为儿童消费市场的抢手货。

## 代际和解：反叛父权的温情转码

看过《哪吒2》的观众，一定记得哪吒那句震耳欲聋的呐喊“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经典台词。如果是暗示当代青年以抗争达成与命运的和解密码，那么东海龙王敖光饱含深情地对儿子敖丙说的那段台词：“父王只是想用自己的经验为你谋个幸福，但现在看来，父辈的经验毕竟是过往，未必全对，你的路还需你去闯。今后，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吧”，无疑是对父子间冷漠对立关系的温情和解。特别是《哪吒2》将传统故事中“剔骨还父”的悲剧情节，改编为李靖夫妇“换命符”的无声守护，精准地暗合了后疫情时代年轻一代的精神诉求，他们身上所承受的996职场压力、房贷车贷与啃老躺平行为形成对冲的焦虑，在既承载着反叛父权的原始冲动又渴望家庭温情港湾的哪吒身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敖丙与哪吒的镜像关系，恰似独生子女对“别人的孩子”的复杂情绪，最终两人携手对抗天劫的设定，这种“反叛——对立——理解——共生”的叙事逻辑，无疑为无数年轻观众和父母之间代际对抗的集体焦虑寻找到了—条双向化解途径。

## 文明对话：新神话的语法规则

在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席卷全球的今天，国产动画电影《哪吒2》的巨大成功，不仅是一部电影的胜利，还是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成熟度的试金石，更是中国电影人与世界展开的一次文明对话。

众所周知，《哪吒2》强调的集体主义救赎，而《美国队长4》将个人英雄主义推向神坛。在《美国队长1》中，主角史蒂夫·罗杰斯那身用超级血清强化而成的猛男肌肉，不过是生物科技换来的结果，也是美式成功学的肉身图腾。如果对比《美国队长4》输出殖民文化的暴力美学，那种“孤胆英雄拯救世界”的老套叙事模式，实则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像注脚。《哪吒2》展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文明底色，当漫威英雄忙着维护“世界警察”的霸权叙事时，哪吒团队用万龙甲构筑的防护结界，隐喻地表达了闪耀着东方智慧之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世界的正确选项。西方影评人惊叹：原来超级英雄不必摧毁城市，救赎可以来自集体善意的能量汇聚。正如哪吒最终没有选择暴力屠龙，而是与敖丙共担天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斗而不破”的东方哲学智慧，正在重构全球文化交流融合的语法规则。

世界正在觉醒，人们开始渴望看见盾牌之外更加辽阔的文明星空。当北冥院线里金发孩童模仿着哪吒的结印手势；当东南亚观众为李靖的父爱泪湿眼眶时，让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属于中国的文化密码，正在全球影院黑暗空间中投射出中华文化光谱。或许这就是新神话的终极使命——不是一味地重复讲述古老神话传说，而是要在大胆改革创新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懂东方价值的现代回声。

疑地离开了她，并未追问事情的真相。友人说，她可能得病了，阿尔茨海默病。

不久，她脱掉白色T恤，护理员过去帮她穿上，可一转身，她又撒气似的脱掉了。就这样穿穿脱脱，她以极端的方式，试图引起他人的注意，反抗铁椅做成的牢笼。她的拳头松快地捏着，渴望自由的火苗，又热烈，又孤独。

暮色低垂，对面的山庄灯火璀璨，宾客陆续入座，不乏老人正享受天伦之乐。刚离开康养中心，我们身后的铁门，立即被“哐当”一声套上铁锁。脚下的马路，成了落寞与喧嚣的分水岭，旁边清澈的沟渠，流淌着人间百态。

过了午饭时间，我和胖男孩的行程还未结束，我开始心慌气短。

师傅啊，再过一会儿，我的低血糖恐怕要犯了。送完儿子上学，就接到你们的订单，早饭我都没来得及吃，你这一说，我才想起。

不要太拼了，健康第一，很多司机都拼出了胃病。不拼怎么行，“养儿防老”的时代已过去了，现在养儿，

以后养孙，还要为自己养老做保障。到处宣扬孩子压力大，可当父母更难，为了娃儿，有几个不是风里来、雨里去？遇到懂事的娃儿还好，理解父母的牺牲和辛苦，那些不会换位思考的，总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对父母的付出，只剩理所当然和埋怨。

胖男孩抬头看了司机一眼，白净的脸上溢出红团。他将手机锁屏，塞进书包防盗袋，正襟危坐，作好随时下车的准备。

到了小区门口，胖男孩快速下了车，打开后备箱，取出两个箱子，仿佛有股坚忍的力量，使他挺直了脊梁，沉着地朝家走去。

突然觉得车内尤其宽敞，导航声分外洪亮。司机从挎包里翻出一根棒棒糖，递给了我，是他儿子最爱的白桃味。

这滋味足以安抚我的种种忧虑，就像我身处这机器代替部分人力、算法代替部分人脑的世间，看到大人延续着传统的情义和孝道，孩子们拥有精神和行为的双重独立。每个落日将尽时，总有红霞渲染。

苦你了，爸爸。复杂的心绪使这句话并不流畅自然，感动和感激催生与她年纪不相符的娇柔。

刚才在骑车的母亲，也联系上了。她说起公公婆婆的病，母亲聊到过年的鸡，她就顺势提及无人看管的鸡。妈妈，你把那些鸡捉过去，一起喂上嘛，粮食不够不要紧，散养鸡吃草吃虫，味道还香些。母亲在那头欣然应允，她眉宇中凝结的焦虑，悄然地融化了一些。

不难理解，两亲家之间惺惺相惜，实质源于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我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变老的。我见过无数父母，从孩子来到人间伊始，竭尽一生为其倾力付出，或多或少，穿插着将盐碱地变成沃土的决心和勇气。

突然想到犀鸟，择高处洞穴为产房，在即将繁殖时期，衔取泥土慢慢垒砌洞门，待雌鸟钻进去后，最终封成只能用于雄鸟投食的豁口。从产卵、孵化，到幼鸟破壳而出，再到幼鸟自食其力，漫长的几个月，雄鸟不遗余力地觅食、喂养，雌鸟高展的羽翼蜷缩成温暖的臂膀，耐心地禁锢在黑暗之中。

黑衣女下车了，她父亲正站在路边，殷切地望着她，像是等到了放学归家的孩子。回望他有些佝偻的背影，不少老人的眼神向我袭来，愉悦的，伤心的，麻木的，愤怒的，尤其是她的惶惑，悲戚，如泡沫即将破裂时，鸣着让人揪心的前奏。

某日午后，我与友人在郊外散步，误打误撞进了康养中心。我们被允许在休闲区落座，院子冷清、静寂，友人剥瓜子壳的碎裂之声，声声入耳。我瞧见了她。她不时从座椅起身站立，一根结实的长绳绑住两个扶手，如高墙将她囚禁，它用余力串联的铁椅，似几节货运车厢。她屡试屡败，嘴里的言语混沌。等护理员离开，我好奇地靠近她，与她凄惶的目光有两秒钟的对视。她轻声道，好饿哦，中午没舀饭给我吃。

时值下午五点，夕阳在树荫下斑斑驳驳，我被她的嗫嚅细语震住了。那一刻，走廊上，凉亭里，分散着许多老人，白发皤皤的，塌塌的，像顶着一块被榨干的粗麻布，他们眼神空洞，神色萎靡，如轻轻一碰就会碎掉的纸屑灰。我将信将



八台霞光

石仲 摄于万源八台山

# 落日将尽时

我和黑衣女拼了顺风车，三个人的狭小空间，司机吐出冷空气的唇音，像鱼群在水面吹着泡泡。

导航开启，新订单的提示音，戳破了那些断断续续的泡泡。对方也是女人，她拜托司机去接她的孩子。孩子的学校与目的地南辕北辙，可她额外加付酬金，向司机撒了一把饵料。

车头调转，往十公里外的郊区折返，兜兜转转，竟路过黑衣女的家门。半个多小时，她几次接到催问行程的电话，猛然发现退回原地，她懊恼又无奈，在回答还没出发时，那并不圆润的腮部，就附着了焦急的重量。

她的语速很快，字词像被大风吹动着，也像陀螺被抽打着。她有些生气，对电话里的女儿说，你爷爷奶奶嘛，喊他们不要劳动，他们不听，这下子倒好，两个都住院了。

手机屏幕如幻灯片滑动着。总有盖不完的合同，她用中音抱怨了一句。丈夫的电话弹出，盖住了它们。她的音调升高了，将方才同女儿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念的却是“老太太”与“老仔仔”。他或许是安慰了她，她紧绷的侧脸有所舒展，仔细叮嘱他如何安排生活。

家庭与工作，老人和孩子，她在生活的跷跷板上起落的样子，与她手机锁屏上的照片有很大出入。而她所说的老人，正遭受病痛的折磨，他们离不开的土地，也踏进了荒芜的第一只脚。无论是哪种角色和身份，此刻都陷入糟糕的境地。

我毫无底气地对她说，农村人劳动惯了，你喊他们休息，会缺乏安全感。她从前排转过头来，薄薄的嘴唇如一尊泥塑，干燥、红艳，在倾诉中敏捷地翻动着。

十几年前，老太太查出肌肉萎缩症，医生吩咐她停止劳作。二老被儿子从乡下接到城里，肩膀卸下了扁担，手上的老茧变薄了，心却空了，趁着转路的机会，他们四处打听门道，做起了清洁工。时间让他们日渐衰老，将老太太的肌肉越拽越紧，再也伸不直腰身，她的双腿停在血栓，非手术不能缓解。依黑衣女的原话，更要命的是，“老仔仔”的腰杆也折了。

前两年，老太太的病情每况愈下，落叶归根的念头午夜梦回。二老最终回到乡下的院子，还是忍不住种菜，喂鸡。十几张尖嘴每天点头啄食，眼瞅着苞谷现了老底。老太爷急匆匆上街买，一路盘算着过年杀几只，给儿子捎带几只，留几只生蛋孵小鸡。他屏住呼吸，架势提粮袋，像是运了气功，可那毕竟有五十斤，他七十多岁的老腰，委实撑不住，脆生生地就折了。

阳光透过挡风玻璃，射向她的黄褐斑，把她的语气也晒淡了。她说，我多次反对他们劳动，老仔仔总说，这是为我们减少负担。可眼前这个情况，哪里是减少负担？

这些话我极其耳熟，我听无数个长辈讲过。人老能够自食其力，不给儿女添麻烦，也才落个心安，这是很多老人内心的安全感。可时代背景造成的差异，难免在几代人之间产生一定的隔阂。一个农民，老死还不忘劳作，不光是怕冷落了土地，也是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们知道，无论是生还是死，土地都在那里，不增不减，只有大地上冒出粮食、蔬菜，生命的灯盏才会多一丝光亮。

记得在我父亲弥留之际，他隔壁病床新来一位老人，七十多岁，肝癌晚期，身体羸瘦。草汁浸黑了指甲，指腹粗糙皴裂，蜡黄的脸和脖子堆满皱纹，使她像一个年深日久、早已风化的木偶。她分明还有精魂，在药物的作用下昏睡，仍然会发出痛苦的呻吟。苏醒之后，她昏黄的眼珠无力地挪动，恍惚的纱帐又挂了上去。我们猜想，她大概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她身子瘫软，用双手用力撑了撑床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那一坡洋芋还没挖呀。

校外浓密的树荫下，十八九岁的男孩穿着羊毛外套，他的高，他的胖，让两个行李箱显得十分袖珍。大概是他母亲看到行程，又拨通司机电话，司机依照嘱托帮他拎过箱子，他着一双凉鞋的光脚就跨到了车上。后排的座位变得拥挤，他坐定后，低头划弄手机，时而开心笑着，时而冷眼严肃，想必打车这种小事，应不在话下，可他母亲将他视作弱小之子的爱，在这小小的空间，尚有汹涌而过的余温。

终于朝目的地行进，比预定时间迟了一个多小时。黑衣女不敢确定要去的是新院区，还是老院区。老太太这会儿正在治疗吧？她自言自语，还是拨通了电话。老太太果真在输液，她唯恐有所影响，匆匆拨了几句，就挂掉电话另找老太爷，可老太爷也分不清东西南北。

母亲的电话未能接通，她在父亲那里确认了方向，父亲还告诉她附近的标志性建筑。原来，父亲听女儿说起困难后，提前到医院照顾亲家。手机贴近耳边，她说，辛

# 麦田春正旺

“走，到麦地去看看，这几天麦苗长得可欢了。”刚到老屋后面的垭口，妹妹就迫不及待地领我去看麦苗。我一路兴奋着，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壮实的麦苗了。

在我小时候，种植小麦是很普遍的，从山脚到山顶，只要有土就有小麦。山脚的田是小麦，山坡的土是小麦，甚至山顶的贫瘠地也会把土团在一起零星种上小麦。

小麦是越冬作物，这是冬日乡村最朴实的韵律，小麦像毯子一样铺在田野里，让冬日的乡村充满生机。不论是打霜还是下雪，小麦都傲然生长：打霜的日子，麦苗被打蔫了，太阳一出，霜融了，麦苗更加青绿；下雪了，麦苗被厚厚的雪压在下面，雪化了，麦苗很快恢复身姿，昂扬向上。“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想着就是美好的。

除了稻米，小麦是每家每户很重要的口粮，所以乡村人对小麦是有感情的，对小麦侍弄得很妥帖。从立冬后种下麦子，总是隔三岔五地往麦地里跑，瞧瞧麦种发芽没有，看看麦子缺窝没有，瞅瞅麦苗长虫生病没有。立春后，父母总是领着我们在麦地里忙碌，给麦苗加青绿；下雪了，麦苗被厚厚的雪压在下面，雪化了，麦苗很快恢复身姿，昂扬向上。“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想着就是美好的。

春雨过后，麦苗一天一个样，分蘖、拔节，绿意葱茏。在苍翠的叶子间，一朵朵麦穗不经意就冒了出来。我端详着麦田，看见一群群蜜蜂在田间地头飞来飞去。我好奇，蜜蜂在麦地里干啥？“采花粉呀！”妹妹回答道。我惊喜，第一次遇到小麦开花。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但从没深

留意过麦苗开花，心想着花开花落不是植物的生命常态吗？“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绿波盈盈起微浪，麦花阵阵扑鼻香。”这些描写小麦花开的盛景，我突然想起是读过的。我兴奋地凑近麦苗，果然看见在饱满的麦穗上有乳白色的花朵，细细碎碎的，淡淡的香随风飘来。据说，这小麦从根部割下来，整齐放在地里，然后用篾条打捆，用背篋背，或者用扁担挑。这麦秆没有干透，两捆麦子就有一百多斤。扁担放在肩上，走一段路肩膀就开始痛，脚杆开始打颤，只好不断换肩膀。一趟到家，放下，又火速往地里赶，一刻也不敢耽搁。

等麦子收获完毕，手上、脸上、腿上到处伤痕累累，不是镰刀割破手指，就是麦秆刺伤大腿、脚跟，或者就是麦芒扎伤手臂和脸颊。

留意过麦苗开花，心想着花开花落不是植物的生命常态吗？“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绿波盈盈起微浪，麦花阵阵扑鼻香。”这些描写小麦花开的盛景，我突然想起是读过的。我兴奋地凑近麦苗，果然看见在饱满的麦穗上有乳白色的花朵，细细碎碎的，淡淡的香随风飘来。据说，这小麦从根部割下来，整齐放在地里，然后用篾条打捆，用背篋背，或者用扁担挑。这麦秆没有干透，两捆麦子就有一百多斤。扁担放在肩上，走一段路肩膀就开始痛，脚杆开始打颤，只好不断换肩膀。一趟到家，放下，又火速往地里赶，一刻也不敢耽搁。

一段时间，家乡村民种植小麦的热情不知为何锐减，我曾不止一次问过村民，他们的解释是：“如果种少了，鸟儿都吃完了。”或许，这是他们对我的搪塞。我知道，“庄稼不收年年种”是村民不变的情怀。如今这麦田又充满生机，一大片一大片的。看着眼前的麦田，那份亲切油然而生，我的心里暖暖的。春风吹拂，麦浪翻滚，田野里涌动着希望。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这是乡村最动听的歌谣；“盛夏川前带暖黄，麦田一派苍茫茫”，这是乡村最醇厚的底色。麦田，永远是乡村的守望。

周汉兵